

「把吳鈞看了，闌干拍遍」——

重訪史語所的舊跡



李莊板栗坳張家大院田邊上（即第一院）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18 期 2008.10

最近，我閱讀一本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伊曼紐（Kerry Emanuel）教授撰寫的專書《颶風》。^①據作者的學生吳俊傑教授說，一九九一年他跟隨伊曼紐教授做實驗，把一架可以穿越颶風、進行近距離觀測的 P-3 反潛機，借到墨西哥外海進行研究。爲了探索颶風形成的奧秘，實驗小組駕著反潛機，冒著危險穿越一波又一波的暴風雲簇。兩個月後實驗結束，伊曼紐教授從墨西哥搭機返回波士頓，一上機便埋頭書寫。六個小時後、飛機盤旋於波士頓上空準備降落，整個計畫的初步報告已經完成了。

這個小故事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對照面。當去年（2007）十一月二十日飛機從昆明起飛之際，我就應該趁記憶最鮮活的時候寫下這篇文章，可是幾個月來東摸西摸，延誤了所有的機會，直到最近不得不拿起筆來，才發現原先的記憶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在只好勉其餘力，略記一、二。

去年十一月，我與本所研究員王明珂先生及他的助理吳培華小姐前往雲南昆明龍頭村^②及四川南溪李莊。^③這是抗戰時期史語所待過較久的兩個地方，前後將近九年。^④此行主要的工作是拍攝影帶，希望最後能整理成一部紀錄片，記錄史語所八十年的舊跡。

我之所以選擇只去李莊及昆明等地，是因爲史語所遷至現址（台北南港）之前所待過的其他地方，如廣州柏園、^⑤北京北海靜心齋、^⑥南京雞鳴寺路、^⑦上海小萬柳堂、^⑧桃園楊梅^⑨等地，都比較容易託人前往拍攝，相對而言，李莊、昆明兩地比較不易委託他人，故必須專程跑一趟。

一、李莊

從一九八〇年代我初入史語所工作開始，李莊這個名字總是在耳際繚繞，出現頻率之高，遠在北海靜心齋、南京雞鳴寺路之上。原因之一，可能是我當時所及接聞的

- ① 伊曼紐（Kerry Emanuel）著，吳俊傑、金棣譯，《颶風》*Divine Wind: The History and Science of Hurricanes*（台北：天下文化出版，2007）。吳俊傑教授目前任職於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 ② 當時龍頭村屬於昆明縣龍泉鎮，目前屬於昆明市盤龍區。史語所的行政單位設在棕皮營，研究單位分佈在龍頭、棕皮營、瓦窯諸村，因爲當時龍泉鎮的鎮公所設在龍頭村，以龍頭村代表龍泉鎮也是當地人的習慣。
- ③ 當時李莊鎮隸屬於南溪縣，目前屬於宜賓市翠屏區。
- ④ 自1938年1月底疏遷人員陸續抵達昆明起，至1946年10月奉命復員返回南京雞鳴寺路所址，前後將近九年。
- ⑤ 當時的詳細地址是廣州東山恤孤院後街35號柏園。
- ⑥ 1928年11月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平分所」，1929年3月，外交部同意讓出北海靜心齋作爲本所所址。
- ⑦ 詳細地址是南京雞鳴寺路1號。
- ⑧ 1933年3月，第二組（語言）與第三組（考古、民俗）同時遷往上海曹家渡極司非而路1455號小萬柳堂。
- ⑨ 初遷台時，在台灣桃園縣楊梅鎮火車站附近租賃倉庫存放圖書、檔案、儀器設備、文物標本等，遷台人員則暫借楊梅中學房屋及楊梅鎮公所宿舍權宜安置。

一批老前輩，有許多是抗戰時期加入史語所的，而抗戰時期他們在李莊待得最久，遺世獨立的生活使得這一群不慕榮利的讀書人更能專心於他們的工作。

早在一九九〇年代，從陳岱峻先生寄給我的書裡，我開始隱約得知，李莊這個小鎮正逐漸成為名鎮，主要原因是抗戰時期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社會所、中央博物院的籌備處、營造學社、

同濟大學遷移至此，使李莊成為抗戰時期一個重要的學術文化重鎮，也是一群嚮往學術獨立者的精神寄託之處。陳岱峻先生告訴我，他當年在閱讀抗戰時期的學術著作時，常常見到作者在文末署上「李莊」兩字，才開始注意到這個地方。陳先生剛開始在李莊尋訪舊跡時，人們以為他是「收舊窗戶的」（即收古董的），而且人們似乎不知道或不大願意談幾十年前的往事。經過他鏗而不捨、一層又一層地抽絲剝繭，才重建這個小鎮在抗戰時期的許多史事。我覺得陳先生對於尋訪史語所李莊舊事的熱情，已經遠遠超過我所能想像。他說，許多年來他將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網站上找得到的史語所公文檔摘要，仔細地看過不知多少遍。所以我們談話當中，他幾乎正確無誤地答出許多事情的日期和細節，包括誰和誰鬧不愉快之類的。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早晨，我們從宜賓出發前往李莊。到了李莊，第一站是梁思成、林徽音工作的營造學社舊址，然後是李濟先生在中央博物院的籌備處、同濟大學的舊校舍。走在李莊鎮上，踏著古舊青石板，我才領悟到「紙上得來終是淺」，還是得實地走一趟，方能清楚抓住實景。過去雖然已經透過閱讀舊記載，曉得史語所所在的張家大院並不在鎮上，而是在栗峰的板栗坳，但是一到當地，我們才知道板栗坳離鎮上還很遠，而且是位在一個相當孤獨隔絕的環境裡。從李莊鎮上到板栗坳唯一的一條路，是從長江口岸爬五百多階的「高石梯」，然後再走一段相當長的田邊路，最後才能到板栗坳的張家大院。當時，史語所同仁如總務魏善臣到李莊鎮的集市採買日用品、周法高先生每天下午到同濟大學學兩小時德語等等，都要走這一條路。傅斯年先生因為身體太胖，所以上下石梯得坐滑杆。



圖一：作者、王明珂、陳岱峻（自左至右）



圖二：高石梯

在板栗坳，我們首先拜訪了張姓一家。張家目前以編背簍的繩子為業，他的父親張海洲過去是史語所的「工頭」，幫史語所組織工人，同時也幫傅斯年先生抬滑杆。傅斯年在所時，就租房子住在他家。

張先生引導我們看了傅先生當年的臥房，床還是傅先生當年用過的（圖三），並且拿出當年傅先生使用的煤油燈給我們看——這個燈，我曾經在一本介紹李莊的書上看到過。據張先生說當年這裡只有傅先生與李濟先生用煤油燈（圖四），其他人用桐油燈。傅先生不在李莊時，這盞煤油燈就給董作賓先生用。張先生用了一句話形容當地人對史語所這批客人的印象：「這些先生，不虧人。」大概就是「不虧待別人」的意思。他說，如果有人在李莊鎮上請傅先生吃飯，傅斯年一定堅持要做東者也為抬滑杆同行的人準備一桌同樣的飯菜，否則不吃。

張先生顯然非常渴望知道更多傅斯年的點滴，所以我答應回台北之後，為他寄上一冊《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⑩

當時史語所同仁的住家及辦公處所是「張家大院」。張家大院早已不住人了，可是我不無驚訝地發現，這個大院雖然破舊，但它的基本規模還保持得不壞（見圖五～六）。從台北出發之前，我專程到黃彰健先生家，請他手繪了一張當時各研究人員住家的示意圖，這張圖中所顯示的空間居然與我眼前的宅院對得上（見圖七）。

我們一一查對了幾個過去只能在所裡的老照片中看得到的院落，踏訪了董作賓當年埋頭編纂《殷曆譜》的「戲樓院」。最後我們到了刻有「詠南山」的楹門，陳岱峻先生認為這個地方很有意義，我們應該站在它下面合照一張相——因為一九四六年十月，史語所的前輩們就是集合在這楹門下面合照之後，搭船啓程遷到南京，從此沒有再來過（見圖八）。

此行附帶的任務之一，是想向李莊當地說一句話。近年來李莊名聲大，有一些人擔心過度觀光會破壞它原來的模樣，希望我傳達保護的意思。這個任務終於在見到李莊的年輕領導之後完成了。

我們在李莊，當然也順便參觀了當年中研院社會所所在之處，還有「旋螺殿」等名建築，並在李莊鎮上饒富古意的小巷弄裡穿梭，覺得意境很是深遠。

中研院已故院長朱家驊先生曾說，李莊這個時期，無論是戰前還是到台灣以後，都是無可比擬的。待在李莊若不讀書的話，簡直不知道要做什麼。在本文最末，我謹抄錄一段董作賓先生六十多年前的短文（附錄一），以記史語所在李莊時同仁工作的情况。

^⑩ 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印行，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



圖三：傅斯年先生於張家大院的臥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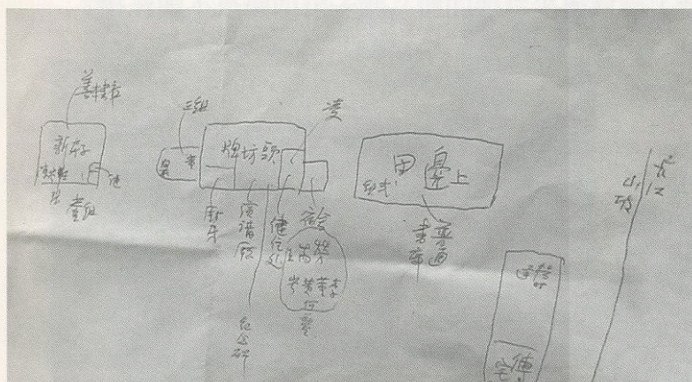
圖四：張海洲先生的兒子與傅先生用過的煤油燈



圖五：李莊栗峰板栗坳張家大院牌坊頭（即第二院）



圖六：李莊栗峰板栗坳張家大院新房子（即第三院）



圖七：黃彰健先生手繪張家大院示意圖



圖八：詠南山的楹門

抗戰開始，史語所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奉命西遷，由南京遷長沙，只在長沙及南嶽暫留四個多月，便再西遷至雲南的昆明。傅斯年先生籌劃安排這一波又一波的遷徙，贏得了「搬家先生」的稱呼。關於史語所由長沙西遷昆明的過程，我摘錄了一篇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首屆評議會第三次會議的業務報告，作為附錄二，敬請參看。

二、龍頭村

史語所在昆明市區待了九個月，在昆明郊外龍泉鎮龍頭村一帶待了近兩年，它們也是所中前輩常常提到的一段歲月。

我們是在十一月十八日到達昆明的，十九日整天都在踏訪昆明市的拓東路、竹安巷、青雲街靛花巷及昆明郊外的龍頭村。從石璋如先生《龍頭一年》^①裡收錄的照片看來，這個地方原是昆明北郊的農村，現在仍是郊外，變成「雲煙」的一個重要產地。

龍頭村顯然是一個早已被炒熱的抗戰時期文化名區，這一點我們先前並不清楚。藉著雲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所楊海潮先生的幫忙，輾轉聯絡上一位熟悉抗戰時期史事的村民——八十多歲的劉鳳堂老先生（圖九），他是普惠庵所在的瓦窯村人。大家見了面，我們才知道龍頭村這一帶因為當年有梁思成、林徽音、馮友蘭等一批名人住過，早已引起注意，電視公司也來過幾趟。但是人們比較關注的是梁、林的舊宅（圖十）。

昆明成為抗戰時期文化名城時，劉老先生是十幾歲的少年。他雖然只讀過中學，但是對文化事務興趣濃厚，在龍頭村一帶是小有名氣的文人，我注意到他曾經參與編



圖九：左三為劉鳳堂老先生



圖十：梁思成、林徽音舊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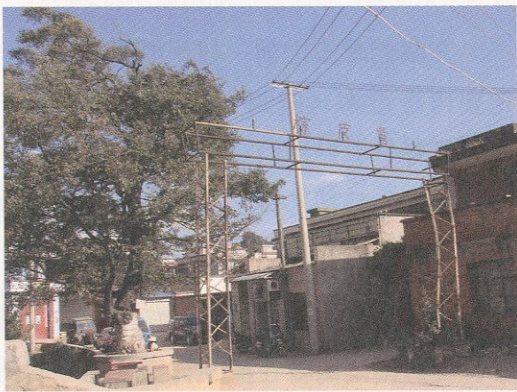
① 石璋如調查，石磊編輯，《龍頭一年：抗戰時期昆明北郊的農村》（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料叢刊之三，2007）。

燈謎、編劇等地方上的文化活動。早在媒體注意到龍頭村之前，他已經為昆明一家晚報寫過一篇幾百字的短文，提醒人們注意保存這個地區抗戰時期文化名人的事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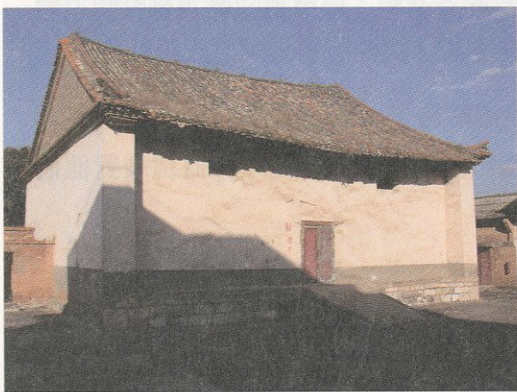
在我們所見過的龍頭村民中，他恐怕是唯一關心史語所龍頭村故實的人。我不能完全了解他的口音，不過以下幾件事是他反覆提到的：第一、當史語所搬入龍頭村時，光是書就載了幾十車，許多當地人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那麼多書；第二、我問他認不認得傅斯年，他咋著舌說「他可凶了」，意思是傅先生不是隨隨便便能認識的；第三、他對史語所的李濟等先生仍有印象，似乎還去過堆殷墟頭骨的地方。

史語所在龍頭村時，因為沒有一個足夠的大空間，所以全所是由幾個借來的小空間組合而成的：棕皮營村響應寺（圖十一）、龍頭書塢、東嶽廟（圖十二）、寶台山觀音殿、寶台山彌陀殿、瓦窯村普惠庵等，這些寺廟現在皆已不存。東嶽廟地方最大，是當年史語所書庫之所在，前面有一排房子，乃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學生附隨讀書之處。東嶽廟的空間大致保留下來，但早已不是一個廟。在等人找鑰匙來開廟前的鐵柵門時，我們將隨身攜帶的《龍頭一年》出示給村民們，立即引起一陣極大的歡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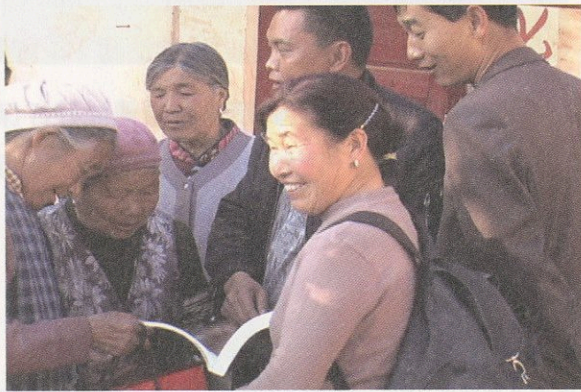
我這一生中，第一次見過一本書可以為一群村民帶來這麼大的騷動。大家搶觀這一本照片集（圖十三），其中的地景既熟悉又不熟悉，但又確實是當年龍頭村的情形，尤其當他們翻到第二十八頁題為「棕皮營化子張老五」那一張照片時無不譁然：「張老頭不是個叫化子嗎？他的照片怎麼會到了台灣？」這一本書提供了一個歷史記憶的線索，使得她／他們跟自己的土地產生了一層深度的時間感。



圖十一：棕皮營村響應寺



圖十二：東嶽廟



圖十三：村民圍觀《龍頭一年》

在我們離去之前，村民們懇託我們一定要再寄幾本《龍頭一年》，「最好每一個人都有一本」。爲了表達對我們的謝意，她／他們臨時把佛桌上的供果裝成一袋全塞給了我們。

在巡訪東嶽廟前的兩排矮房子時，我才警覺到馮友蘭曾在龍頭村與傅斯年對門而居。這件事馮在《三松堂自序》中並未明顯提及，所以我先前不曾留意。馮友蘭故居前面有一個紀念牌，說明那是馮氏舊居（圖十四）；在東嶽廟的廣場上也有一塊不小的石碑，說明那是原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故址，顯然剛剛刻成不久。但是最令我們訝異的是，當我們完成幾個地點的拍攝工作，打算驅車離去時，就在路旁見到一塊指示牌，說明那一帶是原史語所故址；原來當地早就有人已經在重新復活這一層歷史記憶了。



圖十四：馮友蘭故居前的紀念牌



圖十五：昆明龍頭村李方桂先生舊居

我們此行也走訪了龍頭村的李方桂先生舊居（圖十五）。劉老先生說，幾年前李先生的女公子曾經從美國前來訪尋兒時的住處，因為找不到以致痛哭失聲而歸。爲了尋訪傅斯年先生在這裡曾經建造的屋子，我們探訪了梁思成、林徽音的故居。

這個故居有一點值得記錄之處。我們知道哲學家金岳霖因爲愛慕林徽音，而又不願破壞她與梁思成的婚姻，所以這兩家人自北京起便居住在一塊。¹²梁、林住在正屋，金住後面的房子。抗戰時期他們搬到龍頭村後，兩家仍然住在一起。帶路的劉老先生提醒我們，梁、林的房間與金的房間中間雖隔著客廳，但兩道門成一斜直線，站在門內可以略略望見對方門內的活動。據劉老先生說，這棟房子是梁思成設計的。

我對中年的屋主表示，希望他能好好保存這幢房子，屋主表示同意，並問我：「傅斯年是不是一個大胖子？」他說他的母親當年見過傅斯年，從小一直這麼對他們說。

¹² 參見費慰梅（Wilma Fairbank）著，成寒譯，《林徽音與梁思成：一對探索中國建築藝術的伴侶》（台北：時報文化，2000）。

這趟尋訪史語所足跡之旅當中，最不順利的，便是在昆明尋找靛花巷舊址。史語所同仁大多記得一件美談：史語所的昆明臨時辦公室在青雲街靛花巷三號，當日本飛機開始轟炸昆明一帶時，每凡空襲警報響起，人們都由樓上往樓下跑，只有傅斯年先生是往樓上衝，因為他要護送眼盲的陳寅恪先生下樓。

我們一抵達昆明，便向雲大歷史系的接待人員打聽，他們還分別向雲南大學的老教授們打聽，大家咸信靛花巷就在雲大附近，而且應該是在原來清代貢院的週邊，可是我們找過一條又一條的小巷，卻始終不得要領。

待在昆明的第二天，我們又帶著攝影機在雲大校門前一帶蒐尋，因為有人說靛花巷似乎就在校門左邊的一段路上。這一帶都已是新建築，看不出靛花巷的影子。我們逐漸灰心，打算放棄了。到了最後一天，我們一大早僱車去了滇池，中午打算宴請幫忙的朋友，然後就搭機回台，時間相當緊迫。就在計程車從滇池回到旅館途上，我隨口問司機知不知道有個靛花巷，他說當然知道，就在婦幼醫院附近，不過去年那一帶拆了改建。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午宴席中，我提出靛花巷的名字，在座的雲大畢業生都曉得，年輕人說那裡是雲大學生泡網咖的地方，而教師們卻無人知道，可見教師與學生的訊息網絡並不重疊，中間沒有交流。後來我請明珂兄用手機回去補拍了一下靛花巷附近的景象（圖十六）。

六十多年前，史語所是從昆明遷移到李莊，而我們則是因為行程的安排，先至李莊再到昆明。當車子緩緩駛離靛花巷那一帶時，我突然想起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中的兩句，多少可以用來形容我們這一趟尋訪史語所舊跡之旅：

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



圖十六：昆明青雲街（靛花巷附近）

【附錄一】

栗峰上的歷史語言研究所

董作賓

從小山的李莊鎮向西南走，左手是一帶峰巒起伏的高山，右手是一條滔滔洪流的長江。沿著江邊的田埂和沙灘，壁直前進，五里之遙就到了「木魚石」。這天然的石頭の木魚，象徵著山深林密之中，必有古刹，必有隱者或得道之士。從木魚石向上看，是一條古道，石徑委蛇，鑽向山峽中而去，俗呼「高石梯」。在四川，這樣的道路，根本不算得什麼，可是住慣了大平原上的人，就不免望而卻步。七十三歲的「郢客老人」，當他第一次登山之時，就有「石級未升膽先碎」之感，長嘆一聲「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從山麓到山頂，共有五百多個台階。拾級而升，不遠就是一棵大黃葛樹，行人至此，須要憩息一下，然後鼓起勇氣，往上再爬。石徑經過一個兩壁峭立的山峽之間，風景異常的壯麗，有小橋流水之勝，有南天門之險，在這裡回首江干，便可見小小的漁舟，飄來蕩往，有如一葉浮萍。對岸桂嶺屏列，竹樹廬舍，掩映蒼翠中，儼然是一幅國畫。石徑的兩旁，也有不少的野草鬥芳，山花爭豔，慰勞這向上掙扎的人們。好了，如果你已經爬過了四百五十個台階以上，你就可以立定腳跟，深深的喘過一口氣來，掏出手絹，拭一拭脖項裡的汗珠子，慢慢的步入栗峰山村去了。

栗峰山村，是南溪張家的世業。他們的始祖張慶，是明朝從湖北遷來的。後來到了六世，分為兩房，到了八世，又分為十九支。在乾隆十二年，他們的第二房，第七支張瑤，從宋嘴分到這裡，現在又有六世，已擴充為七所大房子了。七所房子，靠著山坳的東北兩面，左右各三，中間是他們的支祠所在。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南京出來，遷湘，遷滇，到這裡已是三遷了，所址租了四所大房子。張氏耕讀傳家，人多誠樸，尊重學術機關，都願把自己住的房子讓出來。因此，史語所得到了三院一齋的地盤，略加修理，很快的，很安定的，就能恢復了全部的工作。三院一齋，都在偏北的一排，背著栗峰，面著水田，周圍有竹樹叢茂，喬木參天，確是一個優美的境地。這寂默了將近二百年的栗峰山村，添了一百多口遠客，空氣為之一新，忽然間就繁盛熱鬧起來。

現在，我可以按著三院的順序，引著你參觀一趟。這是第一院，是山村入口的第一所，而且是一所最大的房子。大門是一排九間，門內的大廳，也是一排九間。中間的七大間是漢籍書庫，這無疑是要算大後方惟一的文史圖籍最完備的圖書館。再後一進是西籍書庫，還有些善本書分存第三院。這裡共有中文書十三萬多冊，西文書一萬多冊，中外雜誌二萬冊。因此，除了史語所同人閱讀之外，許多有關係的機關團體，

都有人在這裡研究參考。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有四位研究生僑居讀書；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也常有人來借書或閱覽；南開大學的研究員、東北大學的研究生、中英庚款會補助的研究人員，都曾常常的借住讀書；還有四川大學的畢業生，自費前來讀書，完成他私人的著述。這一座精神食糧的倉儲，中國文化的寶庫，到現在真算是能夠供應當前的需要而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也不負傅孟真（斯年）先生購求時每冊書必經他親手審擇，和近年來數萬里輾轉遷運，愛護保管的一片苦心了。

圖書館之外，有所長辦公室、醫務室、庶務會計室、第二組、第四組的工作室等。第二組是研究語言學的，他們一部分人員現在貴州調查土語，雲南調查傈僳語，一部分在室內工作，有的研究訓詁跟古音，有的整理那雲南一百二十處跟四川一百一十縣的漢語方言調查記錄。有時候一進了後院，就可以聽見那鋁片上所演唱的迤西川東、南腔北調。第四組是研究人類學的，吳均一（定良）博士興致最好，他研究體質，不管死活，剛剛從貴州測量了許多男女苗民，回到研究所裡，馬上又去摩挲那三千多年的老友般人的骷髏。只要有幾架計算機，不斷的花拉拉搖著，總會搖出他不少的重要論文來的。凌純聲博士卻忙著理他那新從川康調查的民族材料，同時他們也在作中國人額骨中縫、中國人髮旋、苗夷血型、畚民宗譜等等的研究。

第二院是一個堂皇偉大的建築物，上了二十四層石階，才到大門。大門好像一個牌坊，因此這座房子也叫「牌坊頭」。進了大門，再上，又是二十四層石階，才到了庭院，再上六層石階，這才到了大廳。大廳是一排七大間。中三間，現在是禮堂，也是飯廳，也是俱樂部。左首一連六間，是所長的官邸，右首是合作社，左右還有兩個院子是職員眷屬的寄宿齋舍。另外一個偏在角落的戲樓院，是第三組考古學研究的所在。三組，現在人是太少了。李濟之博士常常住在山下，專精竭慮辦理他的博物院，同時，那殷墟出土的二十五萬陶片的鑽研，也是他歷年的主要工作，不久，他會有驚人的著作發表的。梁思永，任公先生的哲嗣，現在是正正經經的躺在床上養病。他因為急於完成那偉大的侯家莊殷墟發掘的報告，那是殷代文化的菁英，殷代歷史的奇蹟。他拼命去工作，以致積勞成癆，弄到個岌岌乎幾殆。其餘的人，有參加西北考古工作的，有主持彭山崖墓發掘工作的，也有請假離開的。因此，這裡的零金碎玉，斷蚌殘陶，都已深深的封存箱篋，只有那最後三次發掘殷墟所得的一萬八千塊龜甲，現在是在兩、三個工作室裡活躍著。進得門來，就聽到案子上批批拍拍的聲響，那是在傳拓龜甲上殷代史官親手書契的文字，把它搬上紙片，搬上書本。一座裝璜雕刻精美的詠南山大舞台，那是董彥堂（作賓）的工作室，他整天在那裡披覽、摹繪、抄寫，或者木坐呆想他的能力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他常常很起勁的告訴朋友：「我算出了文丁十三年六月廿五日丁亥，是一個恒氣的夏至，與這一片卜辭所記密合。」「帝辛征東夷的時候，在他的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癸丑這一天，從亳往鴻，當晚就到了。這天是

儒略周日的第一二九六二四〇日。」「商朝人用的是無節置閏法，到周朝才改用無中置閏。」諸如此類。聽的人都有點頭痛，唯唯否否，將信將疑。這也難怪，因為一隻牛角的尖，只有鑽在裡面的人才能知道其中的奧妙，牛角以外的人，又那能家喻戶曉？好在大家是「彼此，彼此」，互相諒解的。

從第二院再向西走，百步之遙，有一座「新房子」就在眼前。沿途左右修竹，門口一株濃綠如蓋的大龍眼樹，院內有兩棵大紅山茶，因此也叫「茶花院」。這茶花從秋冬之交一直開到暮春三月，麗得如此之久，所以佔著栗峰八景的第一。地靈人傑，於是乃成為名士棲止之所。這是第三院，第一組關於史學和文學校訂的工作，都在這裡。第一組的工作，最繁重的是校過四遍，歷時十載的明列朝實錄。同時他們又作皇明本紀、奉天靖難記的校注工作。他們編著的各種史料及論文，有女真史料、突厥集史、古識緯通纂集解、居延漢簡分類考證、宋遼交涉史、中古經濟史等。第一組主任，現在是傅孟真先生兼任著的，他名為回所來養病，實際上他一會兒也閑不住。他忙著督促指導各部分的研究工作，他忙著審核論文，編印集刊，他已編成了集刊五大冊六十萬字的論文；他忙著和同事們討論每個人跟他自己要研究的問題；他忙著替朋友和同事們買藥、請大夫、治病；他忙著和朋友們擺龍門陣，討論天下國家大事，或者寫信給朋友吵嘴；他忙著到大廚房去拍蒼蠅，或者叫人鋤路旁的野草，把毛廁裡多撒石灰；他忙著為同事買米、買布、買肥皂等等；他忙著一切的一切。有時似乎是清閒了，他又忙著找密斯特王下兩盤象棋。他的血壓如果下降到一六〇至一二〇時，他老是這樣的忙著。

平常，如果有三兩人相聚，總會談到物價問題。物價，只敢談吃的，穿的早就夠不上談了。合作社，是一個探詢物價的地方，如果魏老闆一搖頭，或者兩眼一瞪，必是物價又漲了。如果你問他「米」？他馬上可以告訴你：「中米，今場一百六。」是的，從雲南搬來才一年又八個月，你看，物價又上漲得多麼凶？柴五倍，米六倍，麵七倍，糖、肉八倍，肥皂九倍，餅乾十倍。這都是日用必需之品。至於布，以陰丹士林為例，初來時兩塊錢一尺，現在已漲到十八塊了。大家常說，衣食住行，人生四要。衣，是添不了；住，是可以將就的；行，根本談不上，一動也不敢動了；只有食，單身人，公伙每月要吃到二百多元；五口之家，一千元一月是不夠的，八口之家更不了，只好一天兩頓稀飯。薪津補助，歸裡包堆，誰能有千元以上的收入呢？肉，是飯桌上不常見的東西；如果有一家殺隻雞或買一條水鼻子，甚至大伙食團吃一頓炸醬麵，那簡直是山村裡的重要新聞了。因此，大家在鬧著營養不足，害「李莊熱」，每一個人都要減輕體重三、五磅，甚至于十五磅、二十磅。人是瘦了，而且個個面有菜色。於是大家在想：「菜色，大概是光吃素菜的毛病吧？不然，何以人們面無肉色呢？」

窮，君子固窮，除了小孩子想吃肉，想吃餅乾，太太們深感沒錢買她們想買的東西之外，大家卻滿不在乎。自然，都知道在這抗建的大時代，後方工作者應該要苦的。他們不但能安貧，而且能樂道。他們各人自己的牛角尖中，「別有天地非人間」，大可以怡情悅性，安身立命。於是鑽之不已，直到老夫子那樣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這一群書呆子，有時也過著整齊嚴肅的生活。每次紀念週的時候，大家在晨光微曦中齊集第二院，靜待鈴聲一響，便魚貫而入禮堂。肅立則鴉雀無聲，黨歌則高唱入雲，直待禮成之後，大家才肅然而退。國民月會，也曾有過，各項專題演講，尤其益人智慧不少。有時也想把緊張空氣和緩一下，開過幾次同樂會。一段崑曲，幾句二簧，「醉漁唱晚」七絃琴，「白雪公主」英語歌，蒙古雜耍，笑話連篇，「小白菜」老是作為壓台戲，結果是異曲同工，皆大歡喜。謎語中「翡翠衾寒誰與共」一條，頗引得鰥身的朋友們感慨係之，及至有人射中是「蒙自」時，便又是一陣哄堂大笑。在這裡，娛樂實在太少了：運動，在山村也只有散步，一張乒乓球的枱子，久矣夫無人照顧了，因為如果拍子一著手，邦，打過去，贏也許贏一球，可是馬上就會有損失法幣五元的危險，這玩意太貴族了。小朋友們是可以運動的，庭前大香樟樹下，有的是秋千架、滑梯、翹翹板之類。大朋友們，就只有在工餘飯後，圍集於一張張刻畫著圍碁跟象棋盤子的長几之旁。這理由很簡單，因為碁子是永遠打不爛的。

散步，的確是山村裡最好的運動，而且富於詩意。每當朝暾初升，或夕陽西下，三三兩兩各覓勝遊。有的去登眺遠山，有的去俯瞰長江，有的去欣賞綠野田疇。在這些地方，都可以長吐一口工作室裡、牛角尖中鬱積的悶氣。詩人陳槃卻又大有會心，他的近作「雜詩」之一，可以代表許多人的心境和栗峰景色：「秀野當小園，涉趣曰誰偶？偃息宜夏長，遠意落巖藪。鳳仙寂寞開，瓜蔓綿相糾。蜂喧花媚時，鳥窺人靜後。一雨生秋風，變衰涼難久。牆竹玉青姿，瀟灑絕塵友。漸來勞我心，商聲凌半畝。」吳史久莊夫人最會享受，他的近作「納涼」一詞，調寄「思嘉客」，也可以代表太太們生活的一斑：「雲白天青夏晝長，幽篁深處好乘涼。鳥飛密葉蕭疏動，風送幽蘭自在香。新浴罷，又斜陽，安排細簾小涼床。今宵更有中天月，莫把銀釭照洞房。」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栗峰生活，論個性是很強的。儘管有那些男的男朋友，女的女朋友，小的小朋友，以及先生怕太太，太太怕先生之類，形形色色，花樣許多，我這裡且不談他；但是也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治學的興趣都十分濃厚，無論物質生活如何艱苦，精神生活總是愉快的。詩人說：「貧儒未餓死，國恩寧怨嗟！」不錯，這一群人縱然，確也還能夠維護國家學術文化於不敝，而保持著儒者絃誦不衰的精神。

【附錄二】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首屆評議會第三次會議的業務報告

首都陷敵後，本所根據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院務會議所訂原則，決將所址由湘遷滇。自二十六年十二月起，至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止，全體職員，除少數疏散解職，及押運公物赴渝者外，皆陸續離湘，分途向昆明集中。首批第二組人員於一月下旬到達，當即租佃城東拓東路六六三號樓房一座為辦事處，於二月初開始工作。此後一個半月內，第四、第三、第一組人員，亦先後到齊。因人數之增加，拓東路之樓房不敷分配，遂加租城北青雲街靛花巷三號大樓房之一部備用。三月下旬，本所工作全部恢復。自三月下旬至六月終，第一、第二、第四等三組在拓東路，第三組在靛花巷分別辦公。自七月一日起，本所租下靛花巷樓房全部，乃將全部人員集中一處工作。又租到竹安巷四號之平房一院，全部作為職員宿舍，拓東路之房屋則於六月三十日退租。至是，本所一切事務皆進入軌道。

九月二十八日，昆明被敵機轟炸後，本所為謀工作安全，不得已再作遷移之計。幾經考慮，乃決定向昆明城北十一公里之龍泉鎮疏散，租佃該鎮棕皮營村之響應寺及毗連之龍頭書塢為辦公處，同鎮之龍頭村之東嶽廟前後大殿為職員宿舍。十一月一日由城中遷出，四日起繼續在龍泉鎮工作。城內竹安巷房屋，自二十八年一月起讓與社會所，靛花巷房屋則仍保留為城內辦事處，以維持與各方面之聯絡。至十一月中旬，本所全部工作又復進入常軌。

此次由湘遷滇時，本所人員皆將各人之研究材料隨身攜帶，故能於到達昆明後，短期內即恢復工作。至於本所之圖書、儀器、標本等件一千一百三十二箱，已運到昆明者有三百五十六箱。其餘七百七十六箱，三百箱存重慶，三十四箱存桂林，六十八箱存長沙，二箱存漢口法租界，五十二箱存香港，一百六十箱（圖書）借與西南聯合大學。（現在昆明。此項圖書現已派員前往點查，由聯大及本所雙方共用。）三箱借與資源委員會，一百五十七箱（本所出版品）售與商務印書館。